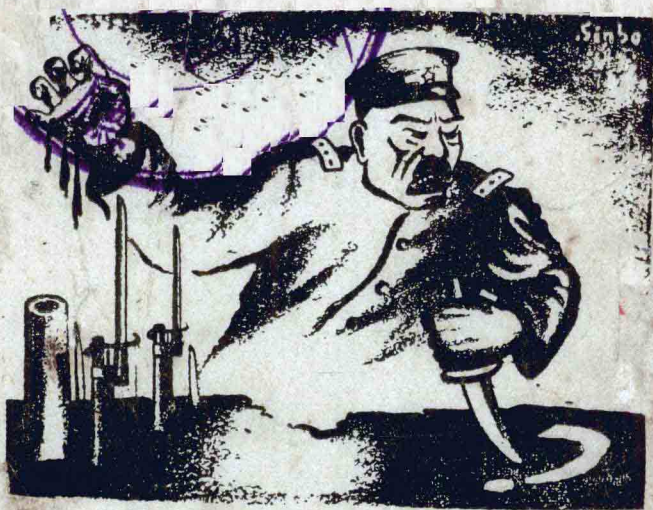


書叢放解薩民

制體時戰的本日

著 禹 森 鄭



行發局書明光口漢

書叢放解族民

制體時戰的本日

著禹森鄭

行發局書明光口漢

月五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民 族 解 放 叢 書

日 本 的 詩 體 制

著 者 鄭 森
主 編 平 禹
發 行 者 王 懷 建
發 行 所 光 明 書 局

漢 口：交 通 路 生 成 南 里 六 號
上 海：福 州 路 中 市 二 九 六 號
廣 州：惠 福 東 路 惠 新 西 街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一 月 申 版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五 月 漢 版

每 冊 實 價 一 角 五 分
外 埠 加 郵 一 成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自序

侵略戰爭擴大後，日本帝國主義國內各種機構，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以及社會的各方面，顯然有着很大的演變，在所謂「一切都須適應於戰爭」的口號之下，什麼都趨向戰爭化了。

自然，日本帝國主義國內的戰時化，決不是現在纔起始，那是很早就已經發端了。自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侵略戰爭策動以來，在所謂「非常時」和「準戰時」等等的旗幟下面，它是一直自處於戰時狀態中。這次戰爭擴大，當然有着更進一步的發展。同時，軍部法西斯爲要強化它們所計劃中的獨裁，這個時候也當然該認爲最好不過的機會了。

到現在為止，在政治方面它已經絡繹出現了許多新的機構，主要如：企劃廳擴組爲企劃院、臨時內閣參議制的創設，帝國大本營的建立等。大本營雖在表面上是僅僅屬於統帥事務的集權，好像純軍事性的；然而很明顯，實際上它和政治有着非常密切的關連，甚至可以說它是超內閣的政務指揮機關。

其他，經濟方面及社會方面則有種種新訂的法案以及所謂「國民總動員」等事情，也全是爲了「適應戰爭」而產生出來的。

這許多新的機構，新的設施，到底是怎麼東西？怎麼一回事呢？「知己知彼」，我們對於這些實有加以瞭解的必要。本書就是爲了這個動機而寫，雖然因爲小冊子的篇幅有限，不能作很詳細的闡述，但至少，可以獲知它們的梗概吧。

目次

自序	一
第一章 戰時體制的形成	一
第二章 作為內閣頭腦機關的企劃院	六
第三章 作為內閣指導機關的內閣參議	二一
第四章 太上內閣大本營	二五
第五章 醞釀中的現行內閣制度的根本改革	三五
第六章 所謂「國民總動員」	四一
第七章 經濟機構的戰時化	四九

第一章 戰時體制的形成

侵略戰爭擴大後，日本原有統治機構顯然不夠應付，而所謂「準戰時體制」也就跟着不夠適合時勢了。同時，正因為有這個機會，軍部法西斯那裏會放鬆，所以，在法西斯勢力策動之下，日本政治機構之走向更獨裁化，是無可避免的。

七月七日蘆溝橋的烽火，終於燃燒成爲中國全面抗戰的序幕，這也許出乎日本法西斯軍閥意料之外的；但是，既已遭遇了中國全面的抗戰，而一時停止侵略又所不願抑亦不可能；因此，擺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面前的問題，是：如何應付這一「不知什麼時候纔可了結」的戰爭。要使侵略戰爭易於進行，第一必

須強化或改造執行侵略勾當的中樞機關——內閣。『內閣強化論』、『內閣改造論』等等，雖不一定要推翻近衛內閣，然而近衛內閣下現存機構之有種種缺陷，尤其是還欠戰時化，却明明白白被提出了。根據日本著名政論家佐佐弘雄氏的分析，現行內閣制度之應改革，可以歸納為恆久的和應急的兩方面：

一 恆久的理由

- (1) 消除行政上各省割據對立的弊害；
- (2) 防止各省各局各課間的割據；
- (3) 確立政治的綜合性，以避免行政技術的分化；
- (4) 樹立修正並改革經濟制度的企劃中樞；
- (5) 調節社會各階層的利害，維持國民生活的安定；
- (6) 謀軍事、外交、內政、財政上之政治的綜合調和。

二 應急的理由

- (1) 在中日事變，內外處於難局之際，應確立內閣對外權威和信望；
- (2) 防止政變，保持內閣的永續性；
- (3) 確定事變對策及其解決方針；
- (4) 樹立和事變相關聯的，關於國際政治上一般政治、軍事、外交貿易等一貫的方策；

(5) 即在思想方面也應跟國家的政治方針相合，並須樹立世界性的政
策；

(6) 在內閣中應設置戰時委員會之類的機關或形成戰時內閣的色彩。

所以，現存內閣之必須補強或改造，可說已經沒有人會提出異議了，問題只是怎樣補強和怎樣改造而已。

七月二十三日開幕的第七十一屆特別議會，近衛首相曾經提示過「以事變爲中心」的新方針。接着，九月四日開幕的第七十二屆臨時議會上，除通過龐大的二十萬二千萬圓追加預算外，對於補強內閣一節，也有不少討論；軍部代言人而被目爲日本希特勒的中野正剛，在那時就已提出設置大本營的建議。

第七十二屆臨時議會終了後，關於補強內閣和改造內閣的方案又很多，如內閣的人事改造，併省（部）增省，設置無任所（不管部）大臣，以及閣外新設特別機關等等。但是，日本政治到底太複雜，以上種種改造方案，當然都不是一下子就可以達成的。譬如內閣的人事改造或反將惹起閣內閣外的摩擦，一個不當心，整個內閣的瓦解是很可能的；併省增省，不僅要籌顧到怎樣併和怎樣增，同時又會牽涉到人事問題；設置無任所大臣，誰是最適當的人物，似乎不容易徵得各方面的同意；至於閣外新設特別機關，設什麼呢？跟內閣的關係

怎樣呢？這又需要一番考慮的工夫。

然而，侵略戰爭既須繼續進行，則所謂國家總動員和純粹的戰時體制，是急迫地需要完成的，因此，在「對外強硬，對內協調」的標語之下，最後終究形成了軍部法西斯所稱心的戰時內閣。企劃院，內閣參議，以至大本營，一層一層負在近衛文麿的肩上了。

第二章 作爲內閣頭腦機關的企劃院

最先出現的是企劃院，（院長爲瀧正雄，）通過於十月一日的閣議，這是將原有的企劃廳和內閣資源局合併而成的。過去的企劃廳好像只是抽象的研究機關，對於軍籌戰時設施是不夠強大，而過去的內閣資源局對於推進軍需動員也不够靈活；兩者合併，可以把政治的和經濟的統制，都集中在一塊了。根據十月一日閣議所決定，企劃院的組織大綱如下：

一 名稱爲企劃院。

二 企劃院受內閣總理大臣的管轄，掌理下列事務：

（1）謀平時戰時國家行政的統一；

(2) 作成關於平時戰時綜合國力的擴充和運用的草案；

(3) 審查提出於閣議的重要案件的大綱，上陳內閣總理大臣；

(4) 製核預算，經由內閣總理大臣轉交於內閣；

(5) 調查各種必要的事項；

(6) 謀國家總動員計劃的樹立和遂行上的調整。

三 企劃院設親任總裁一人，勅任次長一人，勅任部長六人。

四 企劃院的構成要綱爲下列六部：

第一部——總務、主持總的方針及處理一般事務；

第二部——民生、掌管勞動事務及社會設施；

第三部——產業、掌管工商農林等一般事務；

第四部——交通、掌管航空、鐵道、船舶及電氣事業；

第五部——財政、掌管財政金融及審核預算決算事項；

第六部——調查、調查物資的生產和配給等等。

企劃廳合併了資源局僑充爲企劃院，這是把爭議多時的政府企劃統制機關的宿題暫時解決了；同時也使廣田內閣以來的懸案，行政機構補強問題告一段落。

就表面說，企劃院似乎只是一種全受內閣控制的附屬機關，最多是一種諮詢機關，如像組織大綱第二條所規定：「企劃院受內閣總理大臣的管轄。」然而實際却不然，我們如果細細看組織大綱上所列職掌條款，就可以知道它是具有超內閣的指導力量，它不但削弱了內閣的機能，而且更篡奪了議會的職權。在所謂「統一國政」的名義之下，諸凡一切國家大計，差不多全由企劃院來支持了。組織大綱第一第二兩條充分地表露着日本獨裁政治的強化；第三條指

明內閣重要案件，是必須經過企劃院的審查的；第四條是握住了國家的預算權，將更其便利軍部的要求；第五條所謂調查，顯然做了內閣的指導者；第六條「謀國家總動員計劃的樹立和遂行上的調整，」當尤其值得注意，這不是一個强有力的戰時統制機構是什麼？

企劃院的出現，可說是近衛內閣周圍的「國策一元論」和軍部「統制強化」合流的產物。部分的，這的確是解消了各省（各部）相互間的磨擦和對立，因為實際上內閣已經屈居為受命於企劃院的，機械的執行機關吧了，內閣總理大臣也只是增強了它的傀儡性而已。有人以為「企劃院既仍規定在內閣總理大臣管轄之下，所以內閣的指導權非但沒有削弱，且因此加強，」這是太呆板的看法了。要曉得，設置企劃院正是軍部所謂「國策樹立遂行之綜合的統制機關」的實現。記得去年秋季和今年春季，曾一再傳說陸海兩大臣向內閣總理

大臣提出關於改革行政機構的方案，建議設立一強大的統制機關，即上述「國策樹立遂行之綜合的統制機關」，要根本否定以前的政黨內閣制，並消滅議會對於政府的彈劾權。由內閣調查局轉為企劃廳，再由企劃廳轉為企劃院，軍部法西斯的統制主義，顯然一步勝利一步。

要之，企劃院的設置，是日本獨裁政制之一重要的發展階段，它又完成了

日本戰時內閣的雛形。

第三章 作為內閣指導機關的內閣參議

不過，這裏却又應該明白，企劃院固然是軍部法西斯策動下的產物，然而不是軍部法西斯最理想的東西；軍部法西斯所需要的，是所謂「更集權化」的「更統合化」的統治機構。顯然，企劃院雖已具有如前面所述的，相當強大的統制機能，但畢竟還不能算做毫無掣肘的，為所欲為的工具。主要如：第一，企劃院至少在形式上尚屬「內閣總理大臣管轄之下」，而不是一個超內閣的獨立機關；第二，軍部法西斯所提出的「行政部脫離立法部」的主張，也到底還不曾完全實現，議會在系統上仍舊沒有被拋棄掉。

企劃院既然不夠理想，則所謂「更集權化」「更統合化」的機關之被提出

與實現，是必然的。

在另一方面——近衛內閣本身，它主要的任務原是爲調和各方磨擦而產生的，但即使在企劃院成立以後，種種磨擦却依然在發展，所謂「舉國一致」距離實際還遠得很。因此，建立一種網羅各派中心人物於一爐的機關，是很需要的。再則，近衛一派以及元老重臣們，爲不使法西斯派握取全部的政治指導權起見，也亟於要設置一種足以號召各方面，又相當可以抑制法西斯勢力的機關。內閣參議制便從這樣產生出來的。軍部法西斯對於這些當然知道，但它們却另有一種看法，也就順水推舟，藉這個參議制的設立，來作改革內閣制度的先契。

經過若干時日的折衝與詮衡，並容納了軍部法西斯若干要求之後，「臨時內閣參議」就於十月十三日由樞密院正式可決，十五日公布成立。

「臨時內閣參議制」的條文很簡單：

第一條 關於對華事變上的重要國務，設內閣參議官若干名，使之參與內閣籌劃工作，內閣參議官由練達能幹之士中簡拔勅命之；

第二條 內閣參議官受國務大臣禮遇。

至於內閣參議官的人選，共爲十人，其中由軍部選四名（陸海軍各二名），政黨選二名（政民兩黨各一名），財界選二名，外交界選一名，無所屬一名。名單如下：

陸軍——宇垣一成 荒木貞夫

海軍——安保清種 末次信正（現已任內務大臣）

政友會——前田米藏

民政黨——町田忠治

財界——鄉誠之助 池田成彬

外交界——松岡洋右

無所屬——秋田清

觀上列十大參議官的陣容，各界各派各系，色色俱全，而且都是中心人物，真當得起所謂「舉國一致」了，可是，正因為色色俱全的緣故，他們之間是否能夠真正「一致」，真正「調和」，却值得我們疑問的；而近衛首相所理想的解消各方磨擦，是否能夠達到，恐怕誰也不敢保證。這裏，姑且把十大人物作一番簡單的剖解吧：

順次先說宇垣一成。一提起宇垣，大家如果不是健忘，終會憶起當廣田內閣坍台，林內閣登場之間的一場悲喜劇吧。他是一貫的投機主義者，跟既成政黨和所謂元老重臣們的穩健派間各有相當的關係，但就爲了跟穩健派太接近之

故，又因在第二次加藤內閣中當陸軍大臣時代縮減過四師團的軍力，濱口內閣時代三次發布過軍備整理的計劃，以致和少壯軍人結下不解之仇，終於爬不上首相的高椅。聽說那次馬場鏖一代表內閣邀他出任參議時，他以驚弓之鳥苦笑著說：「際此非常時期，如果用得到我，當然不想迴避；但自覺當上次組閣時，曾遇強烈的反對，因此引起社會的騷動，這種反對恐怕直到現在還不會消散吧。所以，如果由於本人之出任參議而累及近衛內閣，決非本意所願。」這種半推半就的態度，可憐亦復可笑。現在，宇垣已經正式做參議官之一了，同時，他藉着尙未完全消逝的潛力，似乎有重整旗鼓之勢。十一月二十四日，他對外國新聞記者發表談話，大吹其侵略哲學，給侵略行動作辯護，並討好軍部法西斯；但法西斯是否不會跟他算舊帳呢？這連宇垣自己也沒有把握吧。

陸軍方面另一參議官是荒木貞夫。荒木，這鼎鼎大名的侵略專家，只要一

提到他，就會使我們頭痛。誰都知道，荒木是日本少壯軍人的領袖，法西斯中心人物，對於侵華反蘇是最急進的，九一八事變時，他正是充當指揮侵略的陸相。他自名爲日本墨索里尼，可知其野心的遠大。這次他代表急進法西斯任內閣參議官，將玩些什麼花樣，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不過，把荒木和宇垣擺在一起，這也許是近衛的聰明，但却近於滑稽。他們兩人之爲死對頭，是無人不知道，本年一月宇垣組閣不成，主要便是由於荒木與崎派的少壯軍人拆台。現在兩人竟一同替陸軍方面出任參議，說它「一致」，似乎太不近事實；說它會「調和」，怕沒有這樣容易吧。

代表海軍方面出任內閣參議官的是末次信正和安保清種。末次是海軍部內的急進派，且係海軍戰術一權威者，尤長於潛水艇的戰術。他當過軍令部次長（華盛頓會議時代）艦隊司令等要職，原任軍事參議官最近出任內務大臣。歷

次內閣改組時，常有他任海相以至首相的呼聲，可見其地位的重要。據說海軍方面是把他當做「國寶」的，所以屢次不讓他入閣，連首相也不讓他去當。這有一部分人認為「非常時變」已將至，該讓他施展手腕的時期了。那末；末次出馬以後將怎樣呢？十月二十三日內閣參議懇談會散會後，他對近衛首相關於日本對中國之態度，強硬建議，他說：「上海方面戰況自華軍撤退以來，大有進展，日軍應攻略南京，在華北方面，也需擴大戰線，不應以像從來之不澈底的解決方法實行妥協。」當時，他又對新聞記者強調上述的意見說：「我們鑒於日軍重大犧牲，斷然排擊不澈底的解決方法。」從這些談話中，我們可以知道末次這「人物」的方針了。再則，他出任內務大臣後，第一件事便大捕所謂左翼人物，凡稍有反戰思想者，都在末次直接指揮之下，大批入獄了。從這裏，又可以窺見末次是個怎樣反動的傢伙。

荒木貞夫和宁垣一成同時出馬，這是想保持陸軍方面的革新派和現狀維持派間的均衡；同樣，末次信正和安保清種同時出馬，這是想保持海軍方面的革新派和現狀維持派間的均衡。原來，在日本海軍陣營中，末次信正是革新派，安保清種則爲現狀維持派。安保的資格很老，他在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就已升爲大將了。歷任過軍令部參謀，軍事參議官，海軍大臣等要職。最近雖然失意已久，但他之具有特殊的卓見，並富於政治上的閱歷和手腕，是人所共知的。不過，他畢竟缺乏實在力量，所以叫他來參供些意見固可，但想用他去牽制革新派，似乎太埋想了。

其次要說到政黨方面的人物。代表政黨出任內閣參議官的，有政友會代行政員前田米藏和民政黨總裁町田忠治，兩個都是黨的領袖人物。有人說前田和町田之被邀出，只是敷衍政黨而已，他們在內閣參議中的地位，是徒有名而沒

有話分的點綴品；這確是事實，因為在這個時候，如果還想用垂死的政黨來牽制軍部，那是太不識事務了。但其實，何嘗止於敷衍，簡直是切斷政黨的後路；政黨餽袖既然做了內閣參議官，這至少在名義上已是施政參與者的一分子，因此，以後政黨對於政府就失去批判的可能性，也就是等於以後對政府沒有發言權。所以，政黨人員出任內閣參議官，與其說是遷就政黨，毋寧說是遷就軍部。前田具有政治能力，町田（他原是山口財閥的掌櫃）具有理財能力，他們兩人在內閣參議中，至多貢獻些他們的所長而已。而且還該注意的，前田曾為新黨運動活躍分子之一，他和軍部似不無有相當的往來。

軍部、政黨方面的人物既如上述，那末財界方面怎樣呢？現在說池田成彬和鄉誠之助兩人吧。池田成彬是日本金融界的巨頭，三井財閥謀將。林內閣時代的財政基礎，便是由「結城財政」和「池田金融」所配搭而成的。他和法西

斯有相當關聯，無疑地，他在內閣參議中將多替法西斯說話。至於鄉誠之助，則是日本產業界巨頭，去年十二月雖聲明退出財界，而辭去日本經濟聯盟，和日本全國產業聯合會會長等要職，但在產業界中實際的支配力，却仍未磨滅。他具有着若干改良主義的色彩，所以跟法西斯不大契合，有人說他之隱退財界，就是給法西斯所逼成的，似也未嘗無理。這次他被邀爲內閣參議官，也許又是近衛首相「均衡」作用之一吧。

復次則爲外交界的松岡洋右了。實際上松岡洋右不單做外交界的代表，且又是滿鐵的代表，是以兩重資格來參與內閣參議的。他跟軍部關係非常密切，可以說是任外交界中代表軍部的發言人。松岡的強硬外交舉世有名，一九三二年日本出席國際聯盟討論「滿洲問題」最後退出國聯，全權代表便是他。當然，他主張侵華甚力，前年任滿鐵總裁後，更發揮了他侵略的手腕。最近他繼

任外務大臣的聲浪很高，現在他是擔任內閣參議官了，今後日本外交的動向，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最後還有一位無所屬的秋田清。其實秋田清本屬於政友會，且當做政友會的總務委員，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年）纔脫黨的。然而，他是政黨的背叛者，當上次林內閣非法解散議會時，他予以全力的贊助，而且對人表示：「現在是非常時期，政黨既然不相信政府，解散議會是理所應然，這不但沒有違反立憲，而且正合乎立憲。」這個老政客的野心頗不在小，他又做了新黨運動的策動者，他的新黨，且是主張澈頭澈尾的推翻既成政黨，而為完全另起爐灶的新黨——亦即是：純粹給軍部法西斯御用的新黨。不用說，這個沒有氣節的人，在內閣參議中只是當做軍部法西斯的傳聲筒而已。輿論界對他不滿，決不是沒有理由。

根據上面十大「人物」的剖解，我們對於日本內閣參議制另一方面又可以
待出如下的認識：

第一，內閣參議官是羅致了各方面的領袖人物、軍閥、財閥、官僚政客都
兼容並蓄，有的是炙手可負的紅人，有的是失意分子，濟濟一堂，蔚為大觀。
這是侵略者「人才」的總動員。在「侵略」的大旗掩蔽之下，這批人是可能暫
時合流在一起的；所以我們除了指出其種種矛盾性外，同時也應該認清其中心
基礎。這，我們從它所規定的：「參議官是參與內閣籌劃對華事變的重要國務」
一點看，可以知道它在侵略行程上的任務。

第二，十大人物中至少有六個跟軍部法西斯有着直接間接的關係，荒木、
末次自身便是這一類東西，池田、松岡是法西斯的忠狗，前田、秋田至少客觀
上是為法西斯的搖旗吶喊者，也即是替法西斯掃除障物——既成政黨——的清

道夫。從這裏，我們可以明白內閣參議中急進派是具有決定的力量。

再則，內閣參議本來規定只受首相個別地諮詢的，參議官對首相貢獻關於國策上的意見，每星期於定例閣議後，由首相召集各參議官會談一次。到後來，參議方面藉口所謂避免內閣和參議的二元化，表示兩者是一體，於是，由形式的諮詢，轉化為實際的指導。除每星期二仍會談一次外，又定每星期四召開參議會一次，會中並邀集外相，藏相及其他重要閣員，聽取關於政務與事務上的意見。各參議官既都是各方面的中心人物，他們的說話，顯然會與政府以莫大的指導力。無可否認的，所謂參議，實已由閣外的被諮詢，而深入內閣的核心了。

這裏我們可以記起過去寺內內閣時代的外交調查會，那本是一種應付歐戰中「帝國外交」的諮詢機關，但因構成的委員都為當時政界第一流人物，所以

遂由諮詢而變做指導機關，以至最後決定機關了。不得到外交調查會的同意，內閣是不能有獨立的行動的；且已不僅限於外交問題，其他重要政治經濟問題也全如此。同樣的，我們對於新創設的內閣參議制的經緯，更可以瞭然了。

據十一月二十五日同盟社東京電訊，各參議官已數次會同杉山陸相、米內海相、廣田外相、賀屋藏相等交換關於中國各地戰況、事變前途觀察、國際關係、財政經濟政策等問題的意見，以資開始活動的參攷，目前準備工作已告一段落，不日便可開始活動，內閣參議決定根基其設立的宗旨，作為內閣的忠實指導者，積極進行工作。「內閣的忠實指導者」，這還不是等于「內閣的實際指揮者」嗎？顯然，內閣參議是日本戰時體制中極其重要的機構。

第四章 太上內閣大本營

但是，內閣參議制畢竟還不能符合軍部意念中所謂「更集權化」「更統合化」的機構；在進行日益擴大的侵略戰爭中，軍部所需要的，是純粹獨立的集權機關，一方面統轄軍事，一方面壟斷政治，作為最高統治單位。

中野正剛在九月四日第七十二屆議會席上所提議設立的「大本營」，終於正式成立了。

所謂「大本營」，中日、日俄戰爭時代也曾經有過，即叫做「戰時大本營」。但這次已經規定不限於戰時，而改稱「在戰時或發生事變之際」的機關了。把戰爭當做事變，這一方面自然是掩飾其侵略的行動，一方面是用作增強內部的

獨裁。大本營的設立，在目前是強化對華侵略戰爭的統帥機構，但除此而外，還帶有對其他列強備戰的意味。

關於新大本營，已於十一月十六日由閣議可決；十七日晚由陸海軍上奏裁可；十八日以官報公布勅令，廢除原有的戰時大本營條令，同時公布新軍令；二十日，新大本營正式成立。新條令如下：

第一條 於天皇大勳之下，設置最高統帥部，稱之爲大本營，大本營於戰時或事變之際必要時設置之。

第二條 參謀總長及軍令部總長各爲其幕僚之長，奉仕帷幄機務，參畫策戰，稽終局之目的，謀陸海兩軍之協同策應。

第三條 大本營之編製及勤務另定之。

上列新大本營條令比舊條令減少二條，茲將舊條令重錄於後，以資比較。

舊戰時大本營條令

第一條 於天皇大纛之下，設置最高統帥部，稱之爲大本營。

第二條 大本營下設幕僚及各機關之高等部，其編制另定之。

第三條 參謀總長及軍令部長各爲其幕僚之長，奉仕帷幄機務，參劃策戰，稽終局之目的，謀陸海兩軍之協同策應。

第四條 陸海軍幕僚各受其幕僚長之指揮，計畫及掌理關於軍令上事務。

第五條 各機關之高等部各受其幕僚長之指揮，統理各該部之事務。

新舊條令不同之點如下：

(一) 舊條令祇限於戰時，但新條令已於第一條「於天皇大纛之下設置最高統帥部，稱之爲大本營」中，加以「戰時或事變之際必要時設置之」一句。這是表示大本營的設置，可不限於戰時，即可不必顧涉到宣戰或不宜戰了。

(二) 舊條令第二條有設置高等部的規定，但新條令已完全削除，祇在第三條註明「大本營之編製」及勤務另定之。這是表示前今戰爭的不同性，動員的如何組織，應以現實做基礎的。

(三) 舊第三條列為第二條，其中「軍令部長」改為「軍令部總長」。這是實際的名銜使然，不關重要。

(四) 舊條令第四第五兩條在新條令中已一併取消。這和第(二)項意義相同。

上述的不同點，最顯著而又意義最大的，當然要推第一項了。

至於大本營的組織大綱，據十一月十八日大阪每日新聞記載，如以舊大本營為前例，應大致如下：

一，侍從武官

二、軍事內局員

三、幕僚長——參謀總長，軍令部總長

四、幕僚長下設直屬機關——兵站總監部，運輸通信長官部

五、運輸通信長官部中設左列機關：

(一) 鐵道船舶運輸委員

(二) 航空部

(三) 野戰高等電信部

(四) 野戰高等郵便部

(五) 野戰監督長官部

(六) 野戰衛生長官部

(七) 管理部

六、陸海軍大臣率其所管軍政機關之隨員，參加大本營。

但上列大綱或未必完實，因照前述條令，所謂「高等部」字樣業已削除，所以實際組織內容，跟着時代所需求，或有相當的變更。筆者迄至握管時為止，還沒有見到正式的組織綱領，因此，在這裏也就無從加以詳細論述。但我們可以明白的，大本營是日本進行侵略戰爭的最高指揮機關，把參謀部和陸海兩省的人員，全都集中在一起，一切關於軍令及軍事動員，組織都統一於所謂最高統帥之下了。尤其陸海兩省的合一，至少暫時的緩和兩省一向各自為政的對立，是值得重視的。

除軍事上的集權外，我們又得注意大本營跟政治的關係。照軍部方面的說明，大本營是一種純粹統帥的機關，和行政上是沒有什麼關連的。據十一月二十日公布大本營成立時陸海軍當局發言人談話：「大本營的設置，是專基於統

帥大權的發動，使平時陸海兩省各自分享着的統帥關係一元化，而置於天皇直接管轄的最高指揮權之下。所以這純粹是統帥部問題，統帥和國務問職責上的分界，並不發生何種變化。外間所傳大本營係陸海軍參謀和內閣的合併，而爲戰時內閣的前驅，實全無根據。」

是的，大本營的設置，是整飭所謂「皇軍」最高統帥的陣容、謀陸海兩軍緊密的協力；這在進行侵略戰爭上是非常之必要的。但說它跟國務行政毫無關係，却太屬欺人之談了。正像十一月二日東京日日新聞事先所解釋：「這次所要設立的大本營，是要完成事變的最後目的和事變的善後處理；必然的，需促成政治、外交、經濟、思想的總動員，而強化舉國一致的體制。它跟中日、日俄戰爭時代的戰時大本營，政治意義上自有值得注意的差別，它具有作爲未來政治大改革的前提的意義。可以看做躍進的日本劃期的紀念塔。」確實，現在

的大本營，和過去的大本營已截然不同，它不但是對外作侵略戰爭的最高指揮部，且更成爲對內強化獨裁的新機構。通過大本營而使現行政制變質，是一定的結果。十一月十三日東京朝日新聞說得很明白：「大本營設置結果，關於作戰上的各種事項，可獲比較敏速的進行，而在行政部方面，行政機能當然也可隨之而比以前更見靈活，對於內閣施以適當的強化工作，恐正爲軍部方面所期待着吧。」日本著名政法學家宮澤俊義氏也說：「在政治的現實上，尤其是在現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大本營的設置，決不能單純地看做參謀本部（陸軍）和軍令部（海軍）一時的合併，實是統帥部對行政部關係的強化，統帥部居實際政治上的優越。更就政治體制言，這是含有以統帥部爲指導的勢力的，集權化統合化的作用。」

統帥部和行政部，兩者之有不可分離的連繫性，這不獨戰時如此，即在平

時也何嘗不然。大本營設置後，日本統帥部和行政部間關係之越發密切，越發強化，其實用不到多加說明的。從下述幾種情形，我們實更可瞭然於統帥部和行政部的合體，以及統帥部對行政部的優越性。

第一，前述十一月二十日公布大本營成立時陸海軍當局發言人談話，他於聲辯統帥和國務間職責上的分界並不發生變化後，接着却轉過來說：「……但在現今狀況之下，爲期政戰兩略的一致，大本營和內閣間的聯絡強調，常愈需緊密；因此，除由陸海軍大臣担任聯絡外，大本營幕僚長和關係閣員等，也應隨時會同互換無隔閡的意見，對於重要案件，如在御前舉行會議等的前例，也不妨採用之」。這不是表示大本營伸足到內閣，統帥部干與行政部是什麼？所謂大本營和內閣的聯席會議，聽說成立以來已舉行過數次，在這個會議裏，大本營方面居於主位，內閣僅是一種從屬的陪席，自屬無疑。

第二，担当大本營和內閣間的經常聯絡工作者是陸海軍大臣。陸海軍大臣在大本營中的地位，顯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他們都是軍部的首腦，所以與其說他們是代表內閣，毋寧說他們是代表大本營；與其說他們會把內閣的意見帶到大本營去，毋寧說他們會挾着大本營的意志強制內閣去執行。

第三，根據所謂「一切都適應於戰爭」的原則，行政部離統帥部而獨立，不和統帥部一致的踏上戰時化，這是誰都不會相信，而且斷無可能。其實，即在大本營沒有設置之前，如企劃廳之擴大爲企劃院，內閣參議制的創設等等，我們早就說過，已是戰時內閣的前奏曲了。大本營設置以後，一般人預料日本現行內閣制度必有一番根本的改革，而改革後的新內閣制度，其爲有利於軍部法西斯更進一步的獨裁，是必然的。

要之，伴着大本營的設置，日本政治機構可說百分之百的達於戰時化了。

第五章 醞釀中的現行內閣制度的根本改革

關於根本地改革日本現行內閣制度問題，雖然目前各方面尚有種種不同的意見而未得一致；但現行內閣制度之必將改革，却是一定的歸趨了。

怎樣改革？這是最引起爭論的，是一個重大的問題。

從企劃廳擴展爲企劃院，進而再設置內閣參議制，這是近衛內閣變質的先聲。但是，這到底還不能說是本質上的改革，只是所謂補強機關而已。就軍部法西斯看來，這些補強機關當然還不夠戰時化。

大本營的設置，正像十一月十八日東京各報所一致評述，稱之爲日本歷史上的「重要關鍵」；的確，這在日本政治機構上將造成一劃時代的演變。大家

都認爲此後全日本政府機關及各行政部署將合而成爲一強力的戰時組織。據說近衛首相在軍部催迫之下，或將不顧任何掣肘，把整個日本政治機構百分之百的置於戰時基礎之上。

一部分人主張把「內閣參議」正式建立爲「參議院」，即以現有各參議官及各省大臣組織之，以商討關於戰時各重要事項。又有一部分人主張新創立一溝通大本營和內閣的特殊機關，或爲「國防委員會」，以推動關於以戰爭爲中心的所謂國防事宜。更有主張再設立「監察局」，由國策的見地監察各行政狀況，及各行政機關有無確實實行內閣決定（實際上是軍部決定）的國策等。

「參議院」，「國防委員會」，「監察局」等等之預備設立，也許是要完成所謂「更集權化」「更統合化」的目標吧；不過，這些近於疊床架屋的諸機關，似乎仍舊不能及到日本內閣制度本質上的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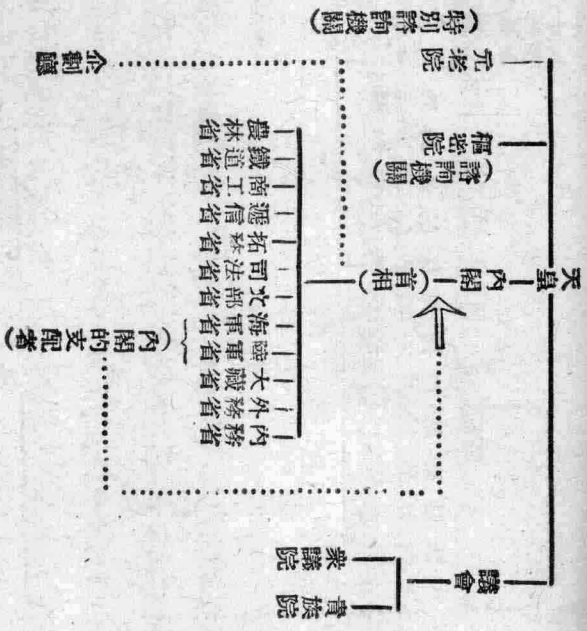
目前談得最起勁的，是所謂「國務大臣和行政長官分離論」。這怎樣解釋呢？就是：把負輔弼之責的國務大臣，和執行政務的行政長官分離開來，國務大臣不兼各省行政長官，各省行政長官不作國務大臣。因此，只有籠統的國務大臣，而沒有所謂外務大臣，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商工大臣之類了。縱使有幾省（如內務、外務、大藏、陸軍、海軍）行政長官仍由國務大臣來兼任，但兩者已不是屬於一體，僅爲政務上的便利，人事的兼攝而已。國務大臣和行政長官分離結果，會使行政長官的職務機械化，機械地執行內閣所交下來的事務，各省將完全失去它們原有的獨立性。這是有利於法西斯化的統治的。內閣參議制也是國務大臣和行政長官分離的第一步，或者將由參議任國務大臣，負輔弼之責，而把行政長官的權限縮小。這裏我們似乎可以回憶起明治初年時代的參議制度，那時的參議官卽爲國務大臣，和各省行政長官是相分離的，其後

因參議官和各省行政長官常有種種的磨擦，引起閣內的糾紛，乃於明治八年改正爲參議兼任各省行政長官，明治十八年起制定現行內閣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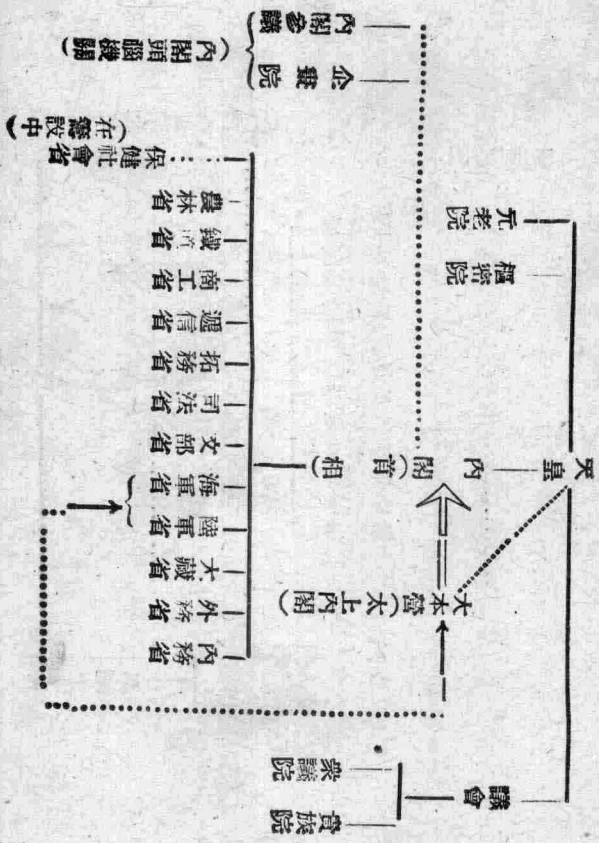
照表面觀察，目前所高唱的國務大臣和行政長官分離制，好像回復到明治初年的情景了；但我們應該注意時代的不同，現在支配日本政治的是軍部，是法西斯系統，所以行政長官實權削弱後，日本政治之更走向獨裁化，是無可避免的。

附日本政治機構系統表

一 以前



二 現在



第六章 所謂「國民總動員」

上面，我們已經把侵略者戰時體制的怎樣形成，以及新的統治機構的內容，大致敘述過了。以下，我們將說到關於它在各方面的如何動員，和種種實際上的設施。

大家都可聽到那「國民總動員」的口號吧。所謂國民總動員，意思是要把全國所有的力量都動員起來，全國人力物力，都以「國防國策爲中心」實行動員。也即是說，全國所有人力物力全須爲侵略戰爭而運用。最近日本政府已命令企劃院研究國家總動員計劃，企劃院總裁瀧正雄正在具體地進行籌訂總動員的法案，大致十二月底可以完成，明年一月形式的提出於議會（第七十三屆普

通議會)後，就可正式施行。據說總動員法將包括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各個部門，而且把以前所已有的如匯兌管理法，輸出入限制法，臨時資金調整法，軍事工業動員法，以及對於戰局有關的其他各種法案，也都歸納在內，以便在同一計劃之下，施行動員令。近衛首相在內閣官報上對於國民總動員有着很詳細的闡述，他說：「……我們必須要完成一個總動員的機構，使我們可以獲得充分的軍需用品，並穩定國民的生活；我們應該動員全國所有的力量，來達到理想的目的。換句話說，我們必須普遍地運用我們的國力，積極從事於提高國民精神，擴張生產，調整需給，以及平衡國際收支等等。……」

這裏，似乎可以把總動員分成四方面；即(一)軍事動員，(二)政治動員，(三)經濟動員，(四)精神動員。軍事爲戰爭最直接的行動，這是誰都知道的；政治動員，日本政治機構的戰時化，本書上半部已有詳細的敘述了；經濟

爲作戰的原動力，關於日本經濟上的動員，經濟的戰時統制，常在下一章論述之。現在，先來看看所謂精神動員吧。

精神動員的範圍實也相當廣，它可以包括社會的，文化的，教育的，思想的各方面，簡單地說一句，就是要把全日本國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侵略戰爭上。消極的，這是要麻痺大衆，消除人民大衆反戰的心理，使內部社會不致發生變故；積極的，要使全日本國民都起來支持這一戰爭，直接間接參加作戰，服服貼貼給讀武主義者利用。

日本人民的厭戰，已是公開的事實了，這，不但從它國內的情緒可以看出來，就是在前線作戰的軍隊裏，也時常能夠發現。顯然，這裏包藏着嚴重的危機。日本統治者是懂得此中危機的，所以，除運用高壓的手段外，還用種種軟化的策略，來作無恥的欺詐。那所謂精神動員，便是軟化手段之一。九月四日

臨時議會中所通過的預算，精神總動員經費竟達七十萬圓之巨（內文部省五十萬，內務省二十萬）。

九月十一日起，日本國內曾經舉行過一個「全國精神運動週」，自首相起，各大臣忙着到各地方演說，播音，對萎靡着的日本國民打強心針。十二日東京日比谷公園舉行全國精神動員大會，自近衛首相以下，據說著名人士到了三千多人，發狂似的演着騙人的醜劇。十三十四兩日，則召開全國府縣總務部長會議，指示關於運動的方針，運動的目標。

全國精神運動週上又有許多口號，主要幾條可列舉如下：

(一)「發揮日本精神。」這裏所謂日本精神，恐怕是指被軍閥所強姦過的，而變做侵略精神，贖武精神了。

(二)「舉國一致，堅忍持久。」這是要日本國民不管怎樣，爲了侵略戰爭

的持續，吃苦到底。

(三)「節制消費。」這要叫每個日本人（統治階級自己當然除外）都應當束緊褲帶，和德國法西斯所高唱的「以大炮代牛油」的口號差不多。

(四)「勞資合作。」這是要叫日本勞動者一輩子受剝削，在戰時，受更強烈的剝削。

(五)「平衡國際收支。」這一方面就是所謂提倡國貨，一方面則和第三項「節制消費」相關聯。

(六)「撫養軍人家屬。」這是對去送死的人打嗎啡針，好讓他們「安心」地去送死。

此外，奇形古怪的口號當然還很多，但我們沒有工夫把它一一舉示出來。最近聽說在內閣領導之下，已正式組織成「國民精神總動員中央聯盟」；

各府縣組織「國民精神總動員實行委員會」；各市、町、村則復有實施動員的種種團體。報章雜誌上的誇大記載和鼓吹戰爭的文字，無線電中和銀幕上的宣傳「皇軍」威望，愛國婦人會（統治階層裏的貴婦人所組織）利用女學生到街頭去募捐，國防獻金運動，征募軍機資金運動，征募傷兵慰問金運動，以及歡送出征軍人運動等等，都是所謂實際的精神動員。此外，在學校裏積極實施軍事教育，對學生灌輸武意識，更是不必談了。還有，保健社會省的籌設，也是加強精神動員的手段之一。約翰·布爾（John Bull）在大陸報記最近由日來滬的美國友人談說，日本每一個城、村、鎮和工廠、銀行、大百貨商店，以至小商店，私人住宅的門前，都懸掛着旗幟，或貼着標語紙條，上書「皇軍萬歲」「祈禱天皇和皇軍勝利」等字樣；據調查，這些標準化的旗幟和標語，都是軍部方面所製造出來的。大陸報駐日通訊員勞倫斯（M. Lawrence Baron）批評上述

種種精神運動爲「收買的愛國運動」(Paid Patriotism) 這是再確切也沒有了。日本人民大衆自己肚子餓，終該知道的；一批批死屍載回來，終該心傷的，看它「收買的愛國運動」可以支撐到幾時？

第七章 經濟機構的戰時化

經濟是作戰的原動力，戰時經濟動員的重要，是用不到加以說明的。日本經濟力量的薄弱，爲舉世公知的事實；因此，它需要把它所有的經濟力切實地動員起來，爲適應戰爭而運用，也比任何其他國家來得緊迫。這裏，我們對於日本經濟的戰時動員，戰時經濟統制，經濟機構的戰時化，實有一加觀察的必
要。

爲應付侵略戰爭擴大而召開的第七十二屆議會（九月四日開幕的臨時議會）上，除通過龐大的追加預算外，又通過法案十一件，其中有一半以上——六件是關於經濟的，即：（一）臨時資金調整法，（二）改正外匯管理法，（三）輸出入

臨時措置法，(四)臨時船舶管理法，(五)臨時肥料配給統制法，(六)米穀應急措置法。以上六個法案，第(一)是有關於金融上和產業上，第(二)是金融和貿易，第(三)是貿易和消費，第(四)是運輸方面，第(五)涉及農業和原料統制，第(六)則為糧食的配給。這裏包括金融，產業，貿易，農業以及運輸，消費等各個經濟部門，合原有的其他各種法案，日本戰時經濟統制的強化，是明明白白地顯示出來了。

同時，所謂「經濟界的行政機構改革」，也日益具體化了。以吉野商相倡議設置戰時供應委員會為首，接着，日本經濟聯盟會，全國產業團體聯合會，日本商工會議所等，提出組織單一的經濟團體。而日本經濟聯盟會，全國產業團體聯合會，日本商工會議所，票據交換所，信託協會，貯蓄銀行協會，生命保險協會，地方銀行協會等，則早於本年四月間結成一經濟團體聯盟，給民間

經濟團體的協力提攜運動，開一新氣運。目前這個經濟團體聯盟，差不多將成爲日本財界的中樞機關以至經濟參謀本部了。民間經濟團體的提攜，雖然部分的有和政府方面的經濟統制相對峙的形勢，但很明顯的，客觀上這使日本經濟機構更其易於戰時化，而結果有利於政府強力統制的進行。譬如，羊毛界棉業界組合之組織上的調整和強化，便是有助政府的貿易統制，而成爲和政府貿易政策相呼應的，戰時經濟動員重要組織之一。

要之，跟着戰爭的擴展，日本經濟機構的日趨戰時化，戰時統制的日益強化，不論在任何部門，都表現得非常明顯。以下，我們爲使易於明白起見，想分做數方面而敘述之，卽：(一)財政(二)金融(三)產業(四)貿易(五)農業，運輸，消費。

戰時財政之最具體的現象，是預算——軍事預算的龐大擴展。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度預算，本來已是非常龐大了，計正預算二十八萬一千萬圓，追加預算六千萬圓，共達二十八萬七千萬元，其中軍事費（還單就陸海兩省的歲出而說的）十四萬萬餘圓，約佔總預算的一半。蘆溝橋事變惡化後，七月二十三日開幕的第七十一屆特別議會上，又通過追加預算五萬四千萬圓。八一三中國全面抗戰展開，於是九月四日有臨時議會（即第七十二屆議會）的召集，再通過所謂對華事變的追加預算二十萬二千萬圓。這樣合計起來，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度日本預算總額，竟達五十四萬三千萬圓之巨。較之日俄戰爭時代明治三十八年（一九〇五年）度預算總額五萬三千五百萬圓，要超出十倍以上。

上述九月初第七十二屆議會所通過的二十萬二千萬圓追加預算，是全部充

作對華侵略戰費的，即所謂對華事變臨時軍事費，亦稱第三次對華事變費，（第三次追加預算）合第一，第二次對華事件費（第一，第二次追加預算）及事變勃發當時在第二預備金項下所支付的，總計直接關於對華侵略戰爭所已決定的經費，共達二十五萬五千萬圓之巨。十二倍於甲午中日戰爭時代，一倍半於日俄戰爭時代的全部戰費。

這樣巨額的戰費，到底將怎樣籌措呢。根據日本著名社會科學家石濱知行氏的分析（見改造第十九卷第十二號），日本這次籌措戰費的路線，雖有若干是求之於歲計的剩餘，一部分特別會計的移用以及節餘金等，但大部分則須由增稅和發行公債來調度的，尤其是公債更佔絕大多數。先就增稅方面看，第一，第二次對華事件費決定由增稅籌措者，在華北事變特別稅合計一萬零二百圓中，一九三七年度爲六千七百萬圓，第三次對華事變費則全部由公債籌措，

所以在二十五萬五千萬圓戰費中，增稅部分佔百分之三。至於公債方面，第一次，第二次對華事變費中，公債約四萬六百萬圓，第三次對華事變費二十萬二千萬圓全部依靠公債，合計公債部分達二十萬二千六百萬圓，約佔全部戰費百分之九十六。就一九三七年度全部預算說，正預算中增稅（臨時租稅增征法）二萬六千八百萬圓，加對華事變增稅六千七百萬圓，合計三萬三千五百萬圓。公債，正預算中的預定額爲九萬六千萬元（內一萬四千萬元爲特別會計），加對華事變須發的二十四萬二千萬圓，合計三十三萬八千萬圓。

增稅和發公債是否能夠暢行無阻呢？關於增稅，直接稅恐怕不是資本家所能隨便接受的，那末只有用間接性的租稅加重向大眾頭上刮。本年四月起施行的臨時租稅增徵法，如烟草加價，郵費提高等等，大部分便是帶有大衆課稅的性質，而由增稅所引起的物價的昂騰，使生活費膨脹，受苦最重又是大衆。所

以連政府當局也說：「增加租稅終於會使國民受到或多或少的痛苦，政府也充分知道的。」但光是知道有什麼用？稅還是要增，大眾還是要受苦。

華北事件特別稅，雖施行期間限定一年而為臨時稅，但決不是說今後不再增稅，也決不是說一年以後就必廢止，跟着戰局的展開，免稅點的減低以及消費稅的增加等等，是必然地要不斷出現的。

增稅問題的確使日本財政當局感到棘手。十一月五日和八日，大藏省稅制調查會曾二度召開會議，討論改正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全部稅制。臨時租稅增徵法和原有基本稅法合併，而另訂一統一的稅制之說雖相當有力，但以各階層利害關係太複雜之故，似乎還沒有最後定論。

其次，發行公債怎樣呢？日本國債內外合計，一九三六年末約已達一百零四萬萬圓，本年（一九三七年）八月末約達一百零八萬萬圓，如果一九三七

年公債預定額照預定發行（十一月十四日賀屋藏相在大阪銀行家會議席上演說，爲預防一九三七年底財政困難更尖銳化起見，日本政府將續發公債數次，其總額當達三十二萬萬元，）則日本負債額將超過一百四十萬萬圓。顯然，這裏有着極嚴重的消化問題。政府當局最近雖已實施了金融機關的總動員，如發行小額公債（約一萬萬至二萬萬圓，分二十五圓，五十圓，百圓，五百圓四種，期限十七年三個月，發行價格九八），發行有獎債券，頒布資金調整法以及其他種種財政金融上統制的手段，都是爲要有利於公債的消化；但是，公債數額畢竟太大了，它吸收了生產資本，這不是和擴充生產力的口號相矛盾嗎？政府當局雖又令大藏省存款部，興業銀行等分布工業資金，並望由軍事費的支出而促進生產力的擴充，以之消化公債，然而這些方法仍有不可避免的矛盾。目前日本銀行所已決定分銷市面的公債，約十萬萬圓，加以前已發行的一九三

七年度赤字公債（即抵補普通預算不足的公債）二萬萬圓，合計一九三七年內市場上所能消化的公債總額至多十二萬萬圓，僅佔應發行的赤字公債及戰費公債三十三萬萬圓中的三分之一另，其餘三分之二許放在日本銀行手裏不知將怎樣處置？

在沒有辦法之中，恐怕只有逕走危險之路——惡性通貨膨脹。據說日本政
府業已擴大保證準備十萬萬圓，這就是準備實行通貨膨脹。此外又實行變更金
評價，頒布金資金特別會計法，修正台灣，朝鮮兩銀行法規等，都是有關於擴
張保證準備，而涉及通貨膨脹。

最近，一九三八年度的預算又決定了，雖已由原來各省所提出的要求額三
十八萬萬圓，減至二十八萬六千八百萬圓，但二十八萬萬圓的數目，實也已經
夠大；何況，所謂臨時軍費及特別會計是不包括在內的，將來當然還需無限制

的增加。

戰爭越擴大，消耗越加重，不知道日本財政當局，將怎樣應付這現實的危機。

(二) 金融

金融和財政是不可分離的，實際上關於財政方面如籌發公債，膨脹通貨，調度資金等等，便都是很具體的金融問題。此外，產業上資金的配給，貿易上匯兌的供應等等，也全都不能離開金融問題。

侵略戰爭擴大後，日本金融市場上顯然表露着重重不安的現象。最主要的：在內部，各種證券股票市價不斷地暴跌，信用呆滯，資金流轉失調，造成極度紊亂的情景；在國外，信用更見日益薄弱，倫敦金融界且已實行減縮對日放款，而出口商匯票的貼現，是大感困難。

爲跟財政政策相適應，爲跟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等相配合，金融上需要强有力的設施和統制，是必然的。

九月初第七十二屆臨時議會所通過的臨時資金調整法，可說是日本戰時金融統制最重要最具體的法案。日本著名學者向坂逸郎氏認爲七十二屆議會上所通過的六個經濟法案中，以臨時資金調整法和輸出入臨時措置法爲最具有重大的意義（改造第十九卷第十二號統制日本之行衛）。九月二十一日東京朝日新聞也特別強調這二個法案，對於臨時資金調整法有如下之解釋：「臨時資金調整法是使國內所生產的和國外所輸入的物資，用於時局所必要的方向，而防止不急不要的需用；關於資金，須促進必要方面的供給，流入於必要的部門，而防止投向不必要之路。」

法案自身也說得很明白：「集結經濟的國力，對於與時局相關的，軍事上

所需要，有關於國防的產業方面，供給必要的物資，資金和勞力。」當然，所謂與時局「不急不要」的事業，資金的供給是須受到限制的。譬如：（一）會社的新設，增資，繳款以及合併和變換目的，（二）金融機關方面社債的應募和承受，（三）對於新設擴張，改良事業設備上的放款，（四）其他運用自有資金對於事業設備的新設，擴張和改良等，都須獲得政府的認可。「不急不要」的事業，是指一般無關軍事的產業，和地方自治團體所經營的，如關於無軍事性的修築道路，港灣，河川，防砂，農業土木，墾荒，填溝，開水道，電氣事業，瓦斯事業，建造軌道及建築事業等。所謂「時局產業而應優先獲取資金者，即：飛機工業，機械金屬工業，軍火製造，鋼鐵業，產金業，石炭業，石油鑛業，石油精製業等。又就純粹金融上的，也有種種的規定：如興業銀行對於政府定貨單的担保貸款，日本銀行担保內容的擴充，公債担保放款利息的減低，放款金

額期限的寬展，時局產業社債担保貸款之用最低利率，時局產業社債，股票担保放款的優待，興業銀行對購買時局產業社債者的融通資金，日本銀行對時局產業社債未到期票據的重貼現，朝鮮銀行，台灣銀行保證準備及興業債券發行限度的擴張等。而外國匯兌管理法，輸出入臨時措置法，一方面是在於維持日圓匯價，一方面給與有關於軍需上的輸入，特別予以資金上的便利。

要之，戰時金融統制的主要目的是：(一)安定金融市場，維持紙幣、公債、股票等的價格(二)圓滑資金的融通(三)便利所謂「時局產業」資金的供應。

此外，為救濟金的恐慌，日本政府又積極進行採金運動，據說商工省現正在加緊實行產金五年計劃，除對民間產金會社撥發獎勵金外(一九三七年分採鑛獎勵金百八十萬圓，選鑛場，精煉場設置費百六十二萬圓，)最近又計劃設立半官半民的產金會社，以增厚資金和改進技術，聞資本金預定為五千萬圓至

一萬萬圓。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日本現金恐慌的急迫。

(三) 產業

日本產業之偏重於軍需品的生產，固已不僅今日爲然，即在過去之備戰時期，實早就這樣做了。戰事發動後，這一傾向當然更其加強了。上述臨時資金調整法和軍需工業助員法相配合，便十足的成爲戰時化。根據這二個法案和其他種種的限制和設施，此後日本生產事業，除軍事上有關者（直接或間接的）以外，別的部分差不多可說沒有立足的餘地了，就是日本人民日常必需品的生產，也要在「節約消費」的口號之下，減縮到最小的限度。

要使生產事業純粹戰爭化，執行統制的機構之加強，也迫切地所需要的。九月下旬吉野商相在大阪曾經這樣宣示過：「爲編成完全國家的統制，政府將創設一新的產業聯盟，作爲統制的中心。」（見九月二十八日都新聞）這個新

的產業聯盟，是和原有的日本經濟聯盟會，全國產業團體聯合會，商工會議所等所合組的私的經濟團體聯盟，性質上完全不同的。這是在「產業公有化」之下，把各項產業以地域的或部門的結合起來，將作為適應政府統制方針的法的團體。從這裏，實又促成日本獨佔資本之更臻於高度化。

附帶於產業統制的是勞動統制，因為勞動力是生產的基礎。由於戰時軍事上的動員，勞動人口的減縮，是必然的現象，且以戰時生產的緊張，勞動力的需要，實比平時更其迫切。因此，必須把婦女，老幼，以及從來不參加生產的人員都動員起來，以填補壯男從軍後的空缺。其次是延長勞動時間和加緊勞動強度，借非常時之名來加重對於勞動者的剝削。上述情形我們如果跑到日本國內去，是普遍地可以觀察得到的。

日本貿易入超問題的嚴重，是誰都知道的事實。幾年以來，除一九三五年一度出超外，日本對外貿易的入超額，是年年大量地增加的，見下表：

年 份	入超(單位百萬圓)
一九三二年	二一
一九三三年	五六
一九三四年	一一一
一九三五年	二七(出超)
一九三六年	七一
一九三六年上半年	二七二
一九三七年上半年	六一八

照向例，七月以後是日本出超季節，但今年因擴張軍備過甚，原料輸入激增，七月至九月的第三季貿易，竟有一萬萬圓的入超。迄至十一月底止，最近雖稍稍有些入超，但總計起來，本年十一個月的入超額，仍達六萬五千萬圓之巨。自三月九日開始輸送現金以來，至七月底共達三萬七千餘萬圓，七月後未

見發表，但據一般推測，本年運金總額當在五萬五千萬圓左右。這決不是貧窮的日本所能負擔得起的。

軍需原料等輸入的增進，只是有加無已，輸出無法開展，賒購又沒有人信任它；這樣下去，日本對外貿易的前途，今後必然越發會險惡起來的。因此，不得不用削足適履的手段來作部分的補救。匯兌管理不夠有力，在九月初第七十二屆臨時議會上，便更通過了一種輸出臨時措置法。這個法案於十月十日公布實施，對於輸出入商品加以直接的統制，制定了下述三項臨時輸出入品許可規則：(甲)棉花，羊毛，木材三類限制輸入；(乙)照相機片，電影片，洋酒，紙烟，辣醬油，通芯芬，咖哩，芥茉，蘋果，檸檬，各項化妝品等二百六十九種，非必需物品禁止輸入；(丙)鋼等六種軍需材料禁止輸出。

這種不自然的辦法能否使日本對外貿易好轉，是誰也不敢保證的。其一，

上述禁止輸入的物品，數量非常有限；其二，棉花羊毛等原料限制輸入後，即會影響到輸出方面的纖維工業；其三，難保他國不用同樣手段來報復。顯然，日本貿易的前途，始終是黯淡的，最近各國民衆盛行抵制日貨運動，此後抵補入超的辦法，恐怕更其要困難了。

(五) 農業、運輸與消費

此外，尙有關於農業運輸消費等數方面，也應該約略地來說一說。

由於戰爭的擴大，農業生產上食糧和原料品的需求，當然須比平時增多，這同樣需要嚴密的統制和調整的。所以九月初第七十二屆臨時議會有臨時肥料配給統制法，和米穀應急措置法的訂立。最近聽說農林省又擬定一種農業保險法，預備跟原有的農地法密切地連繫起來。維持戰時農業生產力，農業保險法將於明年一月第七十三屆議會上提出，預料必可通過的。

在戰時，運輸上也需要調整的，九月初第七十二屆議會上所通過的臨時船舶管理法，便是爲調整戰時運輸事業而訂立的。最近遞信省又在進行兩項重要工作，卽第一，根據所謂「海運國策」，加緊造船；第二，爲充實民間航空人才，擬訂訓練航空人員的五年計劃，這與其說是運輸事業，毋寧認作直接軍事計劃。

最後還有所謂消費統制，日本政府已命令獎勵消費節約，提出下列十九種原料品，叫人民儘量節省消費。十九種應節省的物品爲：棉花，羊皮，鐵，白金，金，銅，真鍮，鉛，亞鉛，錫，鎳，銻，石油，橡皮，木材，紙，皮革，麻，石炭。從這裏，可以更其見到日本國內的資源恐慌了。